清教徒之约

《危机四伏的呼召》

2. 1一而再出现

我希望能够说，我的经历是独特的，大部分的牧者没有我那样的挣扎。我希望能够说，绝大多数牧者公开的侍奉表现与私人的生活细节之间没有相差表里不一。我希望能够说，大多数的牧者对自己讲道就像对别人讲道那样熟练。我希望能够说，牧者和他们同工之间的关系很少紧张，也很少破裂。我希望能够说，很少牧者会心怀怒气和苦毒。我希望能够说，大部分的教会都能好好牧养他们的牧者。我希望能够说，大部分的牧者都以谦卑与和蔼可亲著称。我希望能够说，大部分的牧者是出于自己深切的使命感来服侍。是的，我希望能够说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我不能。

由于神呼召我去作的事，我一年大约有四十次是跟世界各地某个地方的教牧同工在一起。在这些周末里，以最恰当的方式来说，我是极度“爱管闲事”的。我爱牧者们，我爱教会，我了解教牧侍奉里的拉扯与挣扎，我经验过最光明和最黑暗的时刻。我知道这种呼召可以是多么难以承受的重担，也可以是多么纯然的喜悦。我知道牧者不仅会面对麻烦，也很善于制造自己的麻烦。我知道没有任何牧者不再需要蒙神饶恕、更新、赐能力及被拯救的恩典。所以我关心他们，也由于我关心，我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以及牧者们是怎么做的。我喜欢和教牧同工相会，了解那些使他们愤怒之事；我喜欢帮助他们说出所经历的事，以及他们在这当中的行动；我喜欢提醒牧者，基督的位格及工作对我们现今的福祉是什么；我喜欢帮助牧者看到，他们的安全感不在于教会里的人有多么爱他们，而是耶稣已经多么爱他们；我喜欢帮助骄傲的牧者以更合乎圣经的眼光来看清楚自己，并帮助挫败的牧者根据福音的恩典来看自己。所以我很仔细地聆听，带着服侍的心来观察。我帮助牧者说出实际的经历，并探究这些事在牧者心里的意义。我试着进入当地教牧同工的文化特质里。每当我做这些事时，心中一直在思考：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如何塑造及更新这位牧者的心态？要如何改变这位牧者当地的侍奉文化？

我除了致力打探牧者及其侍奉伙伴的生活，有一些二手经验也丰富并激发了我写这本书。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在某个地方教导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专题讲座（婚姻、亲子、沟通、基督的身体、生活在永恒的光中等等）。在这些周末里，总会有一两位牧者把我拉进房间，开始跟我承认他是我所说的那种蠢蛋（我从未用过这种字眼）。他承认自己婚姻的恶劣状态，他是个易怒的父亲，他每天晚上看太多电视来麻木自己，他喝太多酒来应付侍奉的压力，或是他周遭的各种侍奉关系是多么一团糟。下面是我其中一个周末的经历。

在我周末抵达的前一天，接到一位资深同工的电话，问我可否花一小时参加教会的同工会，我马上知道我们的交谈题目会是什么。在周末的研习会结束后，我马上被接待到其中一位同工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得“炮弹冲击症”的同工团队。在他们尚未分享任何意外的一周细节之前，我的心已经对他们深表同情。祷告后，他们就开始讲出故事。

领导团队的成员都来参加每周一早晨的简短会议，通常他们会花些时间祷告，然后讨论礼拜日的事项，但这次开会显然很不一样。首先，主任牧师迟到，他从来不迟到，而且最讨厌迟到，但这一次他来得这么迟，有位同工还要打电话去问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上路了。当主任牧师进到房间时，他们都知道出了事，而且是很糟糕的事。这位主任牧师只有四十五岁，正处于侍奉巅峰，但他现在看起来又老又累，还很沮丧，他不像前一天还在讲台上讲道的同一个人。他为迟到含糊地抱歉，然后未加犹豫地就说了如下这番话：

如果您不能正常使用网站或下载PDF，请更换终端设备上网，例如平板电脑、笔记本、台式电脑或另一个手机均可，您的手机应该是被某个安装在你手机的APP操控了。

我不行了，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再也应付不了侍奉的压力，我无法再讲另一次道，无法再开另一次会了。我要坦白说，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离开，我要离开侍奉，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离开我的妻子。不，不是因为外遇，我只是厌倦继续假装作某个不是我的人。我厌倦表现得好像我没事，但其实不然；我厌倦假扮婚姻美满，其实完全相反。接下来这个礼拜日我不能讲道，我必须独自逃脱，要不然我就要爆炸了！很抱歉对你们这么说，但是，我不行了，我继续不下去了！

他讲完就站起来走出去了，领导团队震惊到没有人去阻止他。他们一起谈论和再次祷告后，打电话给这位主任牧师，请他回来。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这些领导同工才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认识这位一起生活和服侍的牧师。

对我而言，这种引人瞩目的悲伤场景，我是听多了。它之所以惊人，不在于这么突然，而是这位牧师竟然在这个天天一起相处的侍奉团体当中，基本上不为人知，也不被关心！于是，我帮助领导团队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以及如何关心他们的牧师，但我离开时心情很沉重。我知道他们已经被卷进让所有人都很痛苦、也不会很快恢复的麻烦里。我和世界各地许多牧者一起经过类似的情景。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到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从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到美东的纽约，从美国明州的明尼亚波利斯到东南亚的新加坡，从美国俄州的克利夫兰到德国的柏林，我听了他们的故事，感受到他们的沮丧、愤懑、孤单、惧怕以及渴望。我坦诚讲出自己的经历时，牧者们就敢讲出他们的经历，而这一而再地让我意识到，实在有太多牧者有悲伤的故事要讲。这令我再三猜想：到底现今的教牧文化出了什么差错？

我在研习会之前，经常被要求先讲一些跟这本书相关的内容，再讲研习会另外的专题。我始终试着以果敢、诚实又带着坚定的盼望来讲论。我在其中一场研习会之前向500位牧者演讲，结束时，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当我讲完下台后，忧心又破碎的牧者们竟然在我面前大排长龙，而在这个队伍里，每五位牧者当中就有一位是哭着来找我的。我想，我要是设一间协谈办公室，两个礼拜全时间服侍站在我面前这些人的需要，还是没办法服侍完。就是这次研习会，让我决定要谈论这些议题，尽我所能地服侍我的牧者同伴，这本书就是那个清楚的呼召时刻所结的果子。

当我坦露自己的经历，也尽力去诠释其他侍奉同工的经历时，主题就浮上台面了。是的，每段经历都很独特，把它一般化，既没有帮助，也很危险。不过，在你自己侍奉经历当中走迷的路，是许多人已经走过的，检阅他们的旅程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正在走的路。